



鬼
荷
子
著

冰魄劍魂

冰 魄 剑 魂

鬼谷子著

二

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002) 替人美上觀終結 回四十三集

(002) 替人美上觀終結 回五十三集

目 录

(822) 替人美上觀終結 回六十三集

(222) 替人美上觀終結 回七十三集

第二十二回 白沙仑人 (375)

第二十三回 天地交泰阴阳门 (393)

第二十四回 紫府迷殿 (407)

第二十五回 难得糊涂 (417)

第二十六回 仇世淫娃 (435)

第二十七回 一失足铸成千古恨 (453)

第二十八回 云雨巫山枉断肠 (481)

第二十九回 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499)

第三十回 地墓教红头黑尾箭 (527)

第三十一回 天魔舞 (537)

第三十二回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545)

第三十三回 地墓敢死队 (551)

第三十四回	赴约路上美人情.....	(560)
第三十五回	过 关.....	(606)
第三十六回	色赌酒情四迷宫.....	(628)
第三十七回	最难消受美人恩.....	(655)
第三十八回	须弥罡令、夺命神掌现 湖江.....	(672)
第三十九回	三秘不秘.....	(692)
第四十回	王剑六甲真经.....	(712)
第四十一回	渡险关斗群邪.....	(737)

第二十二回 白 沙 仑 人

蟾光素影下，只见二条影子疾如流矢般，电射近那几间房屋。

林月华用密语传音向萧凤凰道：

“你知道在那里吗？”

“放心，决定在后院，你闻闻浓艳的幽香，顺香而进，不就得了吗？”

两人轻跃上后院的屋顶上，萧凤凰用密语传音向林月华道：

“这一间是不会错了，注意，我们轻掠下屋，破窗而入，要快捷，无论任何情况下，你的责任须办好。”

两人如飞燕投林般，轻如绵絮的疾掠下屋。

倏然，背后传来一声冷笑道：“好大的胆子。”

两人粉脸变色地转过身，月光下，正站着一条窈窕修长，极为匀称的影子，而赫然竟是恨天女。

萧凤凰莲步轻移，冷然道：“不够胆子，也就不敢来了。”

同瞬间，林月华则疾如魅魑般，飞掠近窗，双掌抡处，窗门应声而落，同时，她的娇躯疾掠入屋内。

屋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但林月华微运神功，已看清一切，她疾掠近床，已见到少

主，不由分说的抱起少主之际：

屋内猛地烛光大亮。

同时，也多了二名娇美的妙龄少女挡住去路。

屋外，但闻轰然一声巨响，挟着一声娇哼，响起蹬蹬的踉跄倒退之声。

林月华电闪的把少主挟于左腋，那二名少女已猛地发功，四掌幻成掌山手林，在娇叱声中，四面八方的向她攻来。

林月华立即右掌抡处，迎了上去。

屋外，一声娇冷冷的声响道：

“姑娘，你为何三番二次向我作对呢？告诉你，我前次饶你不死，这次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月光下。

只见萧凤凰与恨天女，相距不过二丈。

二丈，在她俩均不算距离，萧凤凰仍冷笑道：

“试试看，才知道容易否？”

恨天女媚眼暴射出怨毒的冷芒，厉叱道：

“接招。”

招声中，恨天女变掌已疾然拍出，呼声中，她掌势却中途生变，怪异无比的，向左右两侧挥去，刹时一片强风激荡，卷起阵阵使人口鼻皆窒的劲气，向萧凤凰全身挤来。

萧凤凰冷哼一声，身形如电般一闪，已连连倒退五步。

萧凤凰知道，恨天女既是练成有影无形，自己只有挨打的成份，只得想办法尽量拖延时间，容林月华能够从容离去。

但恨天女也有先见之明，她嘴角微哂，双掌连挥，一招快似一招，顿时只见满天掌影如山，劲力横溢，一片刚烈劲风，

连绵绝地，又向萧凤凰攻到。

萧凤凰冷笑一声，双臂伸震，如飞的拔在空中，却如鬼魅般，飘落于恨天女的背后，其抖臂、拔身、落地，几个动作一气呵成，混成一体，几乎难分。

屋内的二名少女死缠林月华，倏见林月华施出浑身解数。

但见风起云涌，林月华的身形骤然急幌，竟然分成六七条身影，分前后左右，攻向二名少女。

只见一团白影，裹住二条黑影，上下翻飞，猛冲急泻，挟着呼呼强烈劲风，声势煞是惊人。

林月华知道不能恋战，猛地疾泻出窗，身在半空，右掌仍是向后连抡，劈出了六股掌风。

身才沾地。

如鬼魅般的，恨天女已弃萧凤凰，而攻向林月华，口中急喝道：

“放下我的相公。”

林月华轻蔑道：

“谁是你的相公？”

身形幌处，闪过恨天女。

但才沾地，正想逃脱险境时，两股尖锐的劲风，已如利刃般的袭向脑后，林月华不禁大惊失色，已知闪避不及，急叫道：

“萧妹妹，接住少主，走……。”

走声才响，林月华已振臂抛出东方清白。

恨天女再也顾不得攻击林月华，疾如流星般的，扑向东方清白。

萧凤凰掠身而出，接住东方清白，娇躯仍在半空，恨天女双掌如箭，已疾射向萧凤凰。

在半空中萧凤凰，蓦地又拔高三丈，堪堪的避过恨天女的攻击。

恨天女却如影随形般原式不变，也拔高三丈，双掌仍然攻向萧凤凰。

蓦地，一声厉啸挟着一道人影闪出。

立即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震天价响。

响声中，三人疾如水银倾泻般的，沉身着地。

场中，已多了一个蒙着黑巾的修长大汉。

蒙黑巾的人急声道：

“两位姑娘快走，我阻她一阵。”

恨天女真是气得六腑要炸，厉叱道：

“走，谈何容易。”

叱声中，疾速无匹的攻向萧凤凰。

蒙黑巾的人急切喝道：

“还不快走。”

喝声中，闪身迎上恨天女。

萧凤凰与林月华那敢留连，疾泻而去。

看得恨天女暴跳如雷，娇躯已如风的扑向蒙黑巾右掌横劈，左手则直扣腕脉，口中厉叱道：“你是谁？”

“白砂仑人。”

蒙着黑巾的白砂仑人，身形却如魅魍般，闪幌挪移，显然也是不敢与恨天女正面交手，只是拖延游斗而已。

由巫山，取道白河口，直达青城，东方清白在萧凤凰、林月华百般的照顾下，已抵达武当山脉。

萧凤凰本想借重武当派的观内，静养东方清白的伤势，结果怕树大招风，容易为魔宫与鬼蓝的人知晓，只得在山路上觅个小洞，三人住了进去。

原来，东方清白自萧凤凰从恨天女的屋中救出了之后，他全身一直虚弱无力，可说提不起一点儿精元，想运功，更不可能。

萧凤凰多次诊察的结果，只知被点上独门穴法后，其他就无所知晓了。

东方清白躺在石上，有气无力，心中除了悲伤之外，就是极端的痛恨，钢牙直咬，切齿道：

“恨天女呀！你如此残酷……”

也在这时候，洞外有着轻微的声音响起。

东方清白虽觉精元全散，无法凝聚，但听觉仍然极为灵敏，听声之下，微感诧异，于这荒山古洞，三更半夜，怎会有人迹行踪呢？

林月华听得微愕，忙问道：

“何方朋友驾临，敬请赐告名讳。”

洞外应声道：

“区区白砂仑人，请问姑娘，你可是数天前，由巫山望霞峰救出东方清白的两位姑娘之一吗？”

白砂仑人。

这是个好奇怪的名号，萧凤凰已知悉这白砂仑人，即是那

助她救人的蒙着黑巾的人，当答道：“正是，承蒙援手相救，没齿难忘，不知前辈有何指示，敬请明告。”

洞外争争朗声道：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只是在下因感贵少主，系为恨天女独门点穴法封住，是故，可否容在下查诊贵少主的病势。”

萧凤凰立即答应道：

“敬请入洞。”

接着，脚步声由远而近，瞬间工夫，蒙着黑巾人，已走到东方清白之前，争争朗声道：

“请问两位姑娘，可信得过在下？”

萧凤凰点点头道：

“说罢！小女子等相信前辈。”

蒙黑巾人蹲下身，扣住东方清白的腕脉微按，竟然全身微微一颤。

这些小动作，全在萧凤凰的眼中，她粉脸微变，惊声问道：

“前辈是否有所发现？”

黑巾蒙面人微微点头不答，又已扣住东方清白的另一只手，微按之下，又是身躯一颤。

萧凤凰粉脸发白，这些情况，东方清白看得一清二楚，他虽不知来人为谁？但并非恶意是可断定了，只是他的身材，竟然与自己相似，却是大为诧异，难道这人，会是自己的父亲，这个念头才转，蒙黑巾人已低声道：

“东方兄，你是否可说话？”

东方清白点点头道：

“可以。”

蒙着黑巾人像是感到欣喜道：“

“兄台身中恨天女洗筋法，恐一时无法诊治，若兄台相信在下，在下愿抱着兄台，去寻找一位好友医治，不知兄台之意如何呢？”

东方清白茫然问道：“何谓洗筋法呢？”

黑巾蒙面人道：“坦白说，这我也不甚清楚！只是兄台现在精元过份充沛，以致泥丸淤塞，全身精元无法提及，所谓洗筋法，乃出于玄迷魔经。”

“前辈是否可直告名讳。”

“白砂仑人。”

“前辈不愿示告真名吗？”

“奉师之命，不得直告真讳。”

“令师尊讳呢？”

“卧虎生，事情谈明了，只得先跪拜少主了。”

说着，不由分说，“喀”的一声，跪于东方清白身前道：

“白砂仑人参见少主。”

东方清白挣扎着想站起来，白砂仑人双手轻按东方清白，道：“请少主别急，容在下慢谈。”

说话中仍跪着，东方清白知道若不说声“赐你平身”，他可就永远不会站起来的，于是朗声道：

“赐你平身，请详谈。”

白砂仑人恭应道：

“遵少主令谕。”说着站了起来，又道：

“在下并非白砂仑人，但暂时仍以白砂仑人称呼，少主之伤势，是否肯为白砂仑人背去求友人医治呢？”

东方清白发觉这其中透着蹊跷，这个人的来历可真有点谜了，既非白砂仑人，又何故暂称白砂仑人呢？想着，立问道：

“你何以冒他人之名呢？”

“冒其名，以引出其人。”

“其人为谁呢？”

“师尊並無详告，是故无法稟告少主。”

蓦地，由洞外微风送来那缓缓、低低的叫声：

“东方清白呀！你在那里……………”

蒙面黑巾人，突地朗道：

“稟少主，强敌当前，有何谕令？”

东方清白却茫然地站起来，茫然匆匆的往洞外走去，萧凤凰粉脸失色，疾掠身抱起少主之际，蒙面黑巾人突地朗道：

“两位姑娘，暂时由我作主，可否？”

萧凤凰点点头道：

“请吩咐？”

“我们暂时按兵不动，他们不会进来，因我们有二位师弟把守洞口。”

“谁？”

“你们不怕魔音吗？”萧凤凰在问。

“魔音是可怕，它能夺人心魄，但我与二位师弟，她们均无法知其名，因而无法叫名呢，可怕的是那浓艳的幽香太可怕了。”

“你们两位师弟怎么办呢？”

“闭气，闭目，闻风交手。”

“那就只有挨打了。”

“也不一定，我那师弟，唱起歌来，可就惊天动地了，现在少主怎样？”

“被我点着睡穴……”

洞外，突然响起一声娇甜甜声笑道：

“就在这附近寻找。”

接着响起娇声道：

“遵教主命谕。”

于是，那缓缓、低低：“东方清白呀！你在那里……”

的呼唤声，一声紧接着一声。

蒙面黑巾人突然道：

“能深入洞中吗？”

“也许可以，试试看。”

“慢着，等无可奈何时再作此打算。”

这时候，洞外倏然响起砂哑的歌声道：

“今朝有酒今朝醉，千金散尽复还来……”

歌词乱杂无章，声音更是砂哑难听，但显然已渗入劲力，听得使人耳震心颤，更可知道，这歌唱者，内力已达炉火纯清之境。

突然，东方清白暴喝一声：

“萧姑娘听命，放下我……”

萧凤凰惊惶之下，立即放下东方清白，东方清白才站地，已是怒得咬牙切齿，火冒三千丈，厉声道：

“她逼人太甚，我难道任其煎逼吗？不，东方清白并非怕死之辈，誓死踏平魔宫鬼蓝……”

也在这瞬间，洞内传来冷森森，如鬼叫声响道：

“一个领袖武林人才，该是智、仁、勇具备之人……”

东方清白返身怒火中烧地厉喝道：

“请告名讳……”

接着，立即踉跄地往洞内追去。

也在这时候，响起一声娇滴滴的声响道：

“听，这不就是东方清白相公的声音，我们进洞。”

杂着娇滴的应声：“遵总教主命谕……”

但也在同瞬间，暴响起喝声道：

“止步，谁想入洞中，谁得先通过我这一关……”

快速连剑式也未看清，右肩已鲜血怒射，敏敏阿姨的一条右臂，已被齐肩斩断。

她一声惨号尚未出口，身躯已如风中败絮般，飞跌于三丈处……

而偷袭东方清白的两人呢？

原来这二人，正是黄莲香与吴秀江。

现在的敏敏阿姨，已自升为鬼蓝蓝主，她俩人正是敏敏阿姨的十二婢女之一，两人见蓝主有危，岂有不挺身挽救之理。

吴秀江一剑击中东方清白，心中暗喜，但忽觉手中一震，东方清白的身后仿佛有一道钢墙铁壁似无形潜力！

她暗叫一声“不妙！”

一缕寒光已经到达眼前，速度之快，简直不能以任何名词来形容。

在大惊失色下，蓦地施个千斤坠，射泻着地，虽在间不容发之间，挽救一命，但已惊得面无血色，疾然飘离十丈远。

敏敏阿姨射出之剑，也在同瞬间攻至。

黄莲香已是粉脸苍白，连连几个跃纵，暴退十丈之外。

而射来之剑，正向东方清白之面门大穴，东方清白手中之剑倏然挥出一圈银光。

“呛”的一声。

正好挡上来剑，东方清白顺势一泻着地，抬目望去，已见晕迷于血泊中的敏敏阿姨，被抬上妖女之轿车内。

□□

□□

□□

萧凤凰见东方清白踉跄往洞内走去，也疾跟着往洞内走去，口中並娇声道：

“相公，请别这样激动。”

东方清白听到立即停步不前，缓缓道：“那么你要我怎样呢？”

萧凤凰道：

“相公想想，外有强敌，内有不明高手，除了谨慎小心之外，还有什么呢？”

其实，一个武功刚有成就之人，于瞬间，倏然变成凡人，这份悲愤，非常人所能忍受，除了令他脾气暴躁，偏激之外，又能怎样呢？好在东方清白並非常人，在那种情况之下，立即收敛愤怒，口气变得温和道：

“你是谁？”

洞内，继续声道：

“勇于认错，确令人钦佩，我是白砂仑人，但我不急于见你们，你们就是想寻找我，也不可能，这洞中歧路甚多，可由此逃，娃娃，再见！”

再见之声，竟然响于深处。

东方清白与萧凤凰，均看清那黑影，乃是蒙着黑巾，自称白砂仑人的人，心下万分诧异之际，洞外突掠入二人，这二人，年龄均在三十左右，个子修长，眉清目秀。

二人才见东方清白，蓦地跪下来道：

“参见少主。”

东方清白立即扶起他俩道：

“请平身，鬼蓝的人全在洞外吗？”

“禀少主，他们刻已进洞了，盼少主速退入内，这里洞中有洞，歧路四布，可保无虑。”东方清白现在完全明白，若再凭气血冲动，二度被恨天女掳去，将更不堪设想，于是当机立断道：

“走，退……”

说着率先领路往前走，步行约有百丈，二人之中一人开口道：

“敬问少主，那位蒙面人呢？”

东方清白转过头反问道：

“蒙面人，他不是你们的师兄吗？”

后来二人之中，一人诧异道：

“禀少主，在下系卧虎生十二徒之老三歌王，与在下同行的为老四怪天使，三天前，我们于白帝城遇到他，他向我们又说，寻找到我们的少主，我们一路跟他走来，他就告诉我少主在这洞中，要我们把守洞口，我们对他的身世根本不知道。”

听得东方清白诧异难解。

洞路中，足音已愈来愈多，东方清白等在匆促下，弯入一条歧路内，但后面却又响起那缓缓低低的阴阳怪气的娇声道：

“东方方白呀！你在那里……”

“东方清白呀！你在那里……”

萧凤凰不由分说，背起茫然失措的东方清白，对着歌王，怪天使与林月华道：

“速往前走，也许可脱离魔掌！”

说着，疾步往前赶避，足足走了约三个时辰，方才摆脱掉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四人不自觉地松了口气，齐坐于洞侧地上，萧凤凰放下东方清白，四人一看齐都惊慌失措地站起来。原来东方清白这时候已经脸色苍白且满脸抽动，全身抖动着。萧凤凰在紧急情况下，伸出纤手，才按东方清白的腕脉，也是花容失色，林月华等人先后按东方清白的腕脉，个个脸色忧虑，心情沉重。这时，谁也不敢贸然治伤，而且事实告诉他们，若拖延时刻，将加深危机。

萧凤凰依稀想起蒙面人的话：

“泥丸充塞，精元反常的充沛……”为什么东方清白他修练的是正宗的佛家最高内功，般若密罗神功，这却不会有反常现象，绝不致有精元过份充沛之虑。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歌王突地开口道：

“这里距离武当派最近，我们何不入武当山，请求掌门心清道长，也许他有办法可医治少主之病，不然，再拖延下去，等病入膏肓那就不堪设想了。”

萧凤凰电闪的背起东方清白道：

“只得暂时权宜，事不宜迟，谁识得这洞中路。”

没有一个人回答。